

EL AMIGO MANSO

〔西班牙〕佩雷斯·加尔多斯 著

PEREZ GALDOS

曼索朋友

卞双成 译

BIAN SHUANGCHENG

EL AMIGO MANSCO

〔西班牙〕佩雷斯·加尔多斯 著

PEREZ GALDOS

曼索朋友

卞双成 译

BIAN SHUANGCH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与图书馆总局资助出版

Benito Pérez Galdós

EL Amigo Manso

Casa Editorial Aguilar S. A. 1975

Obras Completas de Pérez Galdós (P. 1185—P. 13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索朋友/(西)加尔多斯著;卞双成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02-005280-0

I. 曼… II. ①加…②卞…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405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王景林

曼 索 朋 友

Man Suo Peng You

[西班牙]佩雷斯·加尔多斯 著

卞双成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02-005280-0

定价 17.00 元

前 言

外国文学领域常常有这种现象,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学的时间长了,这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便慢慢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其中的名著在人们眼里也就多起来了。中国人的熟悉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大抵属于这种情形。中国人接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比接触上述国家的语言文学要晚得多。一八六二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有英文班、法文班、俄文班、德文班、日文班等,就是没有西班牙文班。一九五二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的建立,才标志着中国人系统地较大规模地学习至今仍被称为小语种的西班牙语的开始。因而西班牙的维加、克维多、贡戈拉、阿拉尔孔、卡尔德隆、乌纳穆诺、加尔多斯等这些在西方人编的世界文学史里与莎士比亚、弥尔顿、奥斯丁、狄更斯、伏尔泰、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齐名的巨匠,一般中国读者还很陌生。塞万提斯是个例外。

为了让我国读者更多地了解文明古国西班牙的优秀作家及其不朽的作品,现将十九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西方文论家称之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的加尔多斯的自传性小说《曼索朋友》呈献给大家。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作者生平。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出生于西班牙海外领地加那利群岛的首府拉斯帕尔马斯。他天资聪颖,四岁诵读,六岁为文,七岁做诗。在家乡念完中学,前往马

德里入中央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却投身新闻业,为多家报刊撰稿,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他一生写了七十八部小说和二十四个剧本,还有游记、回忆录、政治演讲稿等,小说成就最大。一八九七年当选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〇年两度当选国会议员。一九一二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于国内反动势力的阻挠而未能获奖。晚年双目失明,生活凄凉,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逝世于马德里。

加尔多斯把自己的小说分为“民族事件小说”和“当代小说”两类。前者卷帙浩繁,共有五辑四十六卷,每卷为一部独立的小说。它囊括了自一八〇五年西班牙人民反抗拿破仑入侵的特拉法尔加战役至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的这类作品尽管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小说,亦可视为历史文献,类似于中国作家王蒙的《布礼》、《蝴蝶》、《青狐》等作品。加尔多斯的“当代小说”主要作品有《莱昂·罗什家族》、《悲翡达夫人》、《佛尔图娜塔与哈辛达》、《慈悲与贫穷》、《玛丽亚奈拉》和《曼索朋友》等。

《曼索朋友》讲述了加尔多斯本人的一段生活经历,叙事方式颇为奇特。“我”本来是虚无缥缈之物,被一位神人塞入一具肉身凡胎之中,赋予了人形,名曰马克西莫·曼索。曼索幼年丧父,刚强的母亲决意要将他培养成人,出人头地,带他来到马德里念书,曼索终于成为大学教授。教课之余,他受邻居肉铺老板娘之托,把她的行为放浪的儿子马努埃尔调教成为一个知书达理、举止文雅的优秀青年。同时,曼索还帮助聪明的孤女伊蕾内,其怜悯之情渐渐变为爱慕之心。可伊蕾内却属意于已成为社交界新星的马努埃尔,结果二人终成眷属。郁闷的曼索请求那位神人收回肉身凡胎,让他重归虚无。而“我”在另一个世界上依然关注着人间百态,“我可以怀着成年人看待儿时让自己眉开眼笑的玩具之际那样的轻蔑,眺望着

伊蕾内、家兄、佩尼亚……及其他不幸的小人儿！”

小说的情节并不曲折复杂，亦无多少悬念，只是通过一种轻松善意的讽刺，生动优美的描绘，塑造了曼索这样一个亲切自然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形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折服于作者叙述之从容，描写之细致，摹状之生动，刻画之精当，比喻之巧妙，不由得暗自赞叹：真是大手笔啊！他那诗一般的意境，格言一般的语句，读来令人回味无穷，译者纵然殚精竭虑、挖空心思，也难将原作的精妙之处一一传达出来。

卞 双 成

二〇〇五年七月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与图书馆总局资助出版

内容提要

大学教授马克西莫·曼索是一个性情含蓄、忧郁多思的学者。他以自己的学识和耐心将邻居肉铺老板娘的儿子马努埃尔调教成一个知书达理、风度翩翩的优秀青年。与此同时，他出于同情和爱怜帮助孤女伊雷内，介绍她到自己哥哥何塞家当家庭教师。渐渐地，他对她的怜悯发展成热烈的爱情，但他理智、含蓄的学者气质使之不能直抒胸臆，表达爱心。他只是在暗中默默保护心上人，把她从心怀鬼胎的何塞手中解救出来。不料，从小受尽贫寒的伊雷内却因向往上流社会而爱上了社交界新星马努埃尔。真相大白后，曼索强忍失恋的痛苦，尽一切努力为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扫清障碍。最后，马努埃尔和伊雷内幸福地结合了，但他们高贵仁慈的曼索朋友却心力交瘁地与世长辞了。

作者简介

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是十九世纪西班牙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与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并称为西班牙文学史上“一对并峙的高山”，其作品被誉为近代西班牙小说的顶峰。加尔多斯自幼便显示出特殊的才能，六岁为文，七岁做诗，读大学期间便为报刊杂志撰稿，并由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一生共创作一百余部作品。作为作家，他一直把深刻认识和忠实反映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职责，尽管他的作品有浪漫的气质、抒情的色彩甚至荒诞神秘的表现手法，但其内容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其基调始终是“为人民发出呼声”。由于其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于一八九七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加尔多斯晚年双目失明，但仍口述写作，直到临终为止。

一 我不存在

我不存在……万一哪个多疑、固执、精明的人不相信如此坦率的表白，或者要我起个什么誓才肯相信，我可以发誓发誓再发誓——我不存在；同时，我抗议推测我被赋予了真人的显著特性的任何倾向和趋势。我宣布，我甚至连谁的画像都算不上。我承诺，如果这些时髦的喜欢刨根问底的人当中的某一个要在无骨无肉之我与任何一个可用于活体解剖实验的人之间寻找相似之处，我一定站出来维护自己子虚乌有的特权，用从我认为恰当的地方提取的证据表明：我现在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绝对不是什么人。

“我是，”我用隐晦的语言来讲，以便人们好懂些，“一件精巧的捏合物，即人类琢磨出（如神一般^①）的一种很难制造的东西。人类的思维倘若掌握了些许方法，便模仿起上帝在尘世上用物质造成的作品来。我是人类的这些赝品的新版本。自从世界可以称为世界以来，这些赝品就在那里的台子上卖出去了。我完全背离孝道，把出售假货者叫做懒虫；善良的芸芸众生则称其为艺术家、诗人或者其他类似的什么。我是幻觉，我是梦之梦，我是影之影，我是一种或然性的猜疑。陶醉于我的虚无缥缈，看着无垠的时间莫名其妙地流逝——时间的懊恼由于太大而竟至于化为愉悦，我问自己我的谁也不是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是否等于是一切人，我的缺乏人的属性是否等于我具有人的属性。这是我尚未弄明白的事情。但愿千万别弄明白，免得自豪的幻觉消散，而自豪的幻觉向来都能减轻这些虚幻之地的冷酷的乏味。”

先生们，在此间这一虚幻噍类的渊藪，也有假话空话——你们惊愕去吧！有等级；每个阴谋都……！我们有传统的对立，有特权、反叛、舍饭、暴动。我们这里的许多实体，姑妄言之，是靠奇迹活着，假设我们是活着的话。我匆匆钻出这些晦涩言辞的迷宫，步入普通语汇的光明大道来解释我何以无喉舌而说话，无双手而撰写这些若有人读终将辑成一部书的文字。请你们认为我具有人的外形吧，因为有人呼唤我，用不知什么巧妙的法术给我披上一张人皮，将我变作活人的复制品或冒牌货，具备活人的全部能力与行为。把我弄出小屋并搞成这副糟糕模样的是一位友人……

顺序，叙述的顺序。这位朋友的恶习大概多得好比海底的沙粒，因而做起了写小说这种让人痛心的令人耻辱的事情，就像有人以读小说的形式来服徒刑或接受天谴一样。此人不久前来找我，向我谈起他的著作。他说已经写了三十本，我便非常同情，很难对他的恳求无动于衷。他还想犯一回丑恶的写作罪，要我充当帮凶，给那三十桩罪行再添一桩。这位善良宽厚的囚徒，这位不可救药的无辜者对我说，他很想就教育这一大题目用小说进行一次细致的犯罪；又说布局谋篇早已筹划停当，只是缺少素材而无法实施计划，无法像历次作案时那样敏捷和巧妙，所以打算推迟这项工程，等武器、工具、梯子、撬锁器、剪裁器和其他有关贵重器材备齐，便果断将它完成。在准备期间他不愿闲着，想干点无须多少魄力的零活。他知道我有一个轻松愉快的题材，便来购买，出的价钱为四打文学

商品,分四期支付;一法内加^① 陈旧的构思,令人惊讶地一层一层码放着,可派一切用场;十阿孙夫雷^② 情愫烈酒,度数高得足以达到出口标准;最后,是一大堆用模具浇铸的现成句型与套语,已经剪裁妥当,外加一个以上的细口大肚瓶装的胶水,用以粘合、拼接、制版、连接、装配。我认为这笔买卖不错,便同意了。

这个一身恶习的性情温和的朋友不知在我面前胡乱涂写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施展了什么妖术魔法……我觉得他将我按进一滴墨水里,点燃一张纸;随后,火、墨水、我被塞入一只散发着鱼、硫磺和几种极其难闻的毒药的混合物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的球形瓶,瓶子剧烈摇晃……少顷,我从红通通的烈焰中蹦出,化作血肉之躯。疼痛告诉我,我已经变成了人。

二 我是马克西莫·曼索

身边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如果我再补充一句,说这些事情刚刚过去不久,而且这个真实故事当中的许多情节是在不足一年当中发生的,那么细抠历史事件的年代的读者大抵会满意的。下笔伊始我就不得不让那些多愁善感的读者扫兴的是,我是两个学科的博士;通过考试在一所学院当上了我不愿指名的一门显学的教授。我将自己的绵薄智慧

① 干量单位,一法内加约合五十五升。

② 液量单位,一阿孙夫雷合二升。

和全部时间奉献给了哲学研究,从而得到了生活中最高尚的乐趣。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确信这一妙趣横生的学科枯燥乏味。哲学永远陈旧又永远崭新,堪称一切知识的统帅和人类生活的可见或者不可见的主宰。

人们之所以有这种误解,也许因为他们希望钻研哲学却又不得其法,而方法则是深入它弯弯曲曲的腹地的向导;也许因为浅尝辄止,仅仅看到崎岖坎坷的外表而未能领略格外甘甜与温馨的内涵。得益于奇异的禀赋,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钻研理论,探寻真谛,运用理智。这一优势之外,我又十分幸运地遇到一位良师,他理所当然地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道路。艰难事业里的顺利成功源于好的开端,漫长旅途中的安全与快速取决于正确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人们也许会称我为哲学家,尽管我自以为不配这一称呼,只有那些探讨思想和人生的大师才堪称哲学家。我仅仅是学生,充其量算作巨匠队伍中一名小小的助手,这些巨匠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兽性人类的粗坯上雕琢着神性人类的美丽形象。我是砥砺工具和传递零件的徒弟,而敏锐的洞察、卓有成效的胆略、强大的创造性力量在我皆力所不及,一如我的同代人的力所不及。我是教师链中的一环,我不断劳作,将前人教我的知识传给后人;我精心地将自己观察到的周围的事物,无论是颠扑不破的理论还是瞬息万变的现实,无论是毋庸置疑的现象还是大胆的假设,都聚拢起来;我每天迈着普通人缓慢而稳健的步子前行;我用其他人的知识之和积累着自己的知识;最后,力求使得那些业已成熟的思想 and 含辛茹苦塑造的体系不致化作徒劳的过眼烟云,而要成为牢固地奠基于我的良知中的支撑我人生现实的平稳构架。只说不做的讲道士不是讲道士,而是口吐人言的讲道台。

现在谈谈我的外表。据说总的来看,我的外表像个坐着做学问动脑筋的人。许多人觉得我不像教授,而像法庭职员或者律师。还有人以我没有美髯并且总是剃光胡须为依据,猜测我是开明神父或者戏子——这是两种非常类似的角色。小时候人家说我长得很好,现在我觉得不那么好了,至少有几个人直接或者间接地这样对我说过。我中等个子。由于人类的高度逐渐降低,这样的身材几乎可以算作修长。我营养良好,身强力壮,肌肉发达,可既不笨拙也不肥胖。相反,由于进行十分有条理的体育锻炼,我的举动相当敏捷,体质一直很好。眼睛天生近视,小时候又灯下贪书,夜读过甚,所以不得不用眼镜。我戴了很长时间的夹鼻镜,它使我洋洋自得。不过最后我选择了金丝眼镜,它给我的舒适感,我曾经不厌其烦地赞扬过,同时,我也承认戴上它我显得有点老气。

我的头发坚硬,黝黑,浓密;只是我素有怪癖,从来不留长发,而是随心所欲地修剪一下,为图省事而牺牲了一种装饰,像我这样没有其他装饰的人常常是不会轻视发型的。在别人看来我并不矫揉造作,既不为追逐潮流而标新立异,也不会由于保守而显得滑稽可笑。与某个友好的马路裁缝的合作,使得我的衣着一般化;我习惯戴老百姓用双关语称为“鱼篓”的那种高礼帽,以至于没有它便无法生活。我还没有在帽子种类或帽子家族中找到替代它的别的类型,所以连夏天也戴高礼帽。若无离奇古怪之虞,甚至外出旅行我也敢心安理得戴着它。整个冬天我外套不离身,即使在家中通阳台的小屋学习时也是如此,因为我不爱用火盆和火炉。

我已经说过我的体格健壮。现在补充一句,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吃饭不是津津有味的。我并非美食家,对佳肴珍馐一窍不通。只要端到我面前的食物,我一概照吃不误,从不深究

其祖籍与配方。至于偏食,说实话只有一样,偏爱的是很普通的食物,即我们平时所说的鹰嘴豆。讨厌的保健学家声称鹰嘴豆属于不易消化的食物之类。倘若真是如此,我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对我颇具权威的我的胃部认为,没有什么能代替这种可口的植物肉小球,假如失去它们,我将无法抚慰自己;假如我视若琼浆香醪的洛索亚河^①水连同鹰嘴豆一起消逝的话,我将更加无法抚慰自己。无须赘述的是我对酿酒业的发展不曾关注,附近山上清冽的甘泉就是我的酒窖。只有柔和的红葡萄酒在酒店老板兑足水并且经我证实以后,才谨慎地饮用少许。至于对人有害的梅迪奥迪亚酒,我是一滴不沾。再来一笔:我不吸烟。

我是阿斯图里亚斯人,生于坎加斯·德奥尼斯镇。这个地方位于科瓦东加县,扼奥塞瓦山口。我和西班牙的民族性堪称兄弟,因为我们都是在那座山的庇护下诞生的^②。它常年青翠,冬季头戴雪帽,山腰为绿草覆盖;遍布山冈的橡树和栗树弯着腰,仿佛在爬坡;蕨蕤的枝叶形成许多绿色闲阒,深邃神秘,宛若迷宫,熊黑徜徉其间;巉岩嶙峋,宛若白云的基座。我父亲在镇上开药铺。他是个出色的猎人。从里瓦德塞亚村到蓬加村及塔尔纳村,从阿琉达斯村到乌列莱斯村,整个这一带他都了如指掌。当我到了能够承受远行劳顿的年龄,父亲便带着我和我的哥哥何塞·马里亚去打猎。我们攀登普埃尔托斯高峰,跋涉于卡夫拉莱斯和佩尼亚梅列拉地区;在蔚为壮观的列瓦纳峰,我们穿行于云彩之间。

① 供给马德里居民饮用水的一条河流。

② 七一八年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科瓦东加战役,西班牙人打败了入侵的阿拉伯人,此战役标志着西班牙历史上长达近八百年的光复时期的开始。

下午我常去圣佩德罗·德维利亚努埃瓦镇,有时独自一人,有时跟一些与我同龄的孩子一块儿去。那里的石头上镌刻着那位被熊吃掉的国王的简短而凄惨的祭文。我爬上拜占庭式门廊那严重风化的石柱,到近前端详圣父及圣徒们呆板的面容,这些粗糙的雕像充满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宗教恐惧。我抱着柱子,在别的调皮鬼帮助下,用沥青涂抹石像的眼睛和胡须,使得它们越发吓人。我们为此开怀大笑。可一回到家,我回想起被我涂抹的石人,睡觉时很害怕,做梦也是石人。我梦见扁平而对称的手、戒尺般的脚、扭曲的身子、鼓出眼眶的眼珠,便惊叫起来,直到母亲领我同她一起去睡我才安静下来。

我不像别的坏小子那样,拿顽石敲掉使徒的鼻子或圣父的手指,砸去出水嘴上的龙须,或者在还愿碑上写脏话。碑上的古文我看不懂。踢球时我们总选择拜占庭式门廊,而不喜欢对着寒酸的修道院的围墙踢,我们觉得圣父及其随从给我们回球回得准。当时这伙孩子的首领如今成了阿斯图里亚斯省的一位要人,分工主管——噢,多么滑稽的人生!——文物委员会。童年时代周围的景物永远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记,以至我常常发现自己身上有渊源于那里的成分,有那些河谷的忧郁与秀丽,有那些山冈和山洞的雄伟——山洞的回音重复着祖国历史含糊的第一声,有那些游人飘然而上以后自以为置身云彩之中的高峰。所有这些,连同喧闹优美的河流,作为山僧之海的凄楚哀怨的诺尔湖,以及荒凉孤寂的圣佩德罗修道院,其中肯定融入了我的成分。或者说,我与它们有亲戚关系,还不是铸件与模具之间那样的物质亲戚关系,而是共同成形的亲和关系。我还可以说,那位被熊吃掉的国王所引发的深深的惋惜之情也为我的人生留下了印记。我觉得

再现那段恐怖故事的情节已经印入或者描入我的脑海。一个情节是,年轻的君主与其温柔的王后告别,另一个情节是,君主攻击猛兽,后来被猛兽吃掉了。我一淘气,父亲就吓唬我,说狗熊来吃我了,就像吃掉法维拉先生^①那样。好多个夜晚我做噩梦,梦见那个故事中的魑魅魍魉列队从我面前走过。无论如何我也不独自进山。即使在今天,一看见狗熊,一瞬间我会觉得自己是那位国王;如果凑巧碰到一位国王,我会感到自己似乎有几分像熊。

我父亲不到老年就去世了。二十二岁的哥哥何塞·马里亚和十五岁的我成了没爹的孩子。哥哥不愿求功名愿求财富,便去了哈瓦那。我特别看不起虚荣,渴望真正的名气。小小年纪,镇子里却没有谁的学问超过我,我被当成学者。我读书很多,连神父也向我请教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我染上了几分卖弄学识的傲气,常摆出权威的架势。感谢上帝,这些毛病我后来彻底克服了。母亲很为我骄傲;只要稍有点身份的客人造访,母亲总让我进客厅,想方设法迫使我炫耀历史或文学知识,拐弯抹角地使话题跟那些学问沾上边儿。而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说些文不对题的话。

由于家境较为宽裕,母亲便带我来到马德里,希望这里能很快为我展示一条容易猎取功名的道路。果不其然,在努力忘掉过去的知识以及重新学习这些知识以后,我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前景。我结交了许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和有名的老师,频频在文学界抛头露面;我扩大了读书的范围,学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久谋到一个做学问的初级职位,还可以企盼更高的职位。母亲在马德里有交情颇深的熟人,其中包括加西亚·格

^① 七三七年至七三九年的阿斯图里亚斯国王。